

網鑑總論

三鳳章書

綱鑑總論卷下

唐

安史繼亂中國雲擾天下掀然根萌燼燃

杜牧罪言

肅宗以國

之元子因父老之留返旆而東收舊物於靈武謂宜嘗膽

臥薪痛心疾首以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骨

古賦

而乃乘危

篡國叛父不顧寵幸良娣博打聲聞君父在顛沛而以位

為樂國家將焉賴之幸而盲胡授首

慶緒殺祿山

諸將協心自

此而太原捷

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自此而河東平

郭子儀平河東

自此而兩京

復

傲與子儀收復東京西京

奄有河北

思明等降河北率為唐有

奉迎上皇興復之勢蓋在

於此奈何以宦者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使九節度步騎

六十萬衆無故自潰以宮人武士為菩薩金剛

置道場於三殿以宮人為佛菩薩

薩北門武士
為金剛神王

而日食月食之變不聞修省又遣一介之使徇

行伍之情而節度由軍士廢立由是楚州殺刺史

高幹殺
李藏用

河

東殺節度

河東軍殺鄧景山請
以辛雲京為節度使

行營殺都統

王元振殺
李國貞

上夷淵實下

陵上替而生殺予奪朝廷無與焉甚至寵飛龍小兒

李輔
國本

飛龍殿
小兒

而下不保其子

殺

上不保其父

初遷上皇于西內
上皇不憚而崩

中不保

其身內不保其妻帝之貽笑者若此唐之不亡豈非幸與

代宗繼之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而威權倒置立

三師

薛嵩田承嗣李
懷仙分帥河北

而河北之亡已兆用元振

宜

而蒙蔽之害

日深吐蕃入我長安而束手無策出幸陝州斯時也將帥

叛公卿叛三輔叛四方叛而郭令公諸臣率敝甲彫兵以

抗方張之虜向非忠貫金石義蓋山河則京師汚左衽而

大河南北莽為盜區矣又不悟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判國子監俾文武大權宦者握之是以功臣解體頓興反

側懷恩以六罪自訟而引誘異類同紇吐蕃 渾党雜虜分道入寇其來

如飛賴汾陽身為虜餌寸兵不血而受盟同紇吐蕃潛遁吐蕃剗危

而安畿甸告盛唐之家國蓋令公之再造也犬羊雖靖而

藩將稱雄誠宜宵衣旰食顧邊候不置而置百高座國政

不講而講仁王經幸章敬寺賜孟蘭盆而不空胡僧濫國公

之爵賜爵肅國公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李懷玉逐侯希逸詔懷玉為留後 賜名正己朱希彩殺李懷仙命希

彩知權知留後者即為節度李懷瑗殺希彩朱泚權知 留後詔以泚為節度使擅殺兵馬者

遂與刺史李靈曜殺孟鑿詔 以靈曜為刺史自墮綱紀甘作盲聾彼錚錚者亦

何所懲哉德宗初立動遵禮法勵精思治禁祥瑞縱馴象

出宮女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故淄青軍士歎明主之復

出而吐蕃歸俘稱天子之威德吐蕃歸俘稱新天子威德洽於中國卓然一令主

也夫何保養巨奸用盧相等使容容在旁國語而殊不覺而政亦

緣以大敝其始也知名器不可假人劉海濱為劉文喜求節上曰名器不可假人我節不可得也

而欲平藩鎮李崇義傳首李惟岳誅夷矣自姚令言變起

京師倥偬於奉天之幸令言奉朱泚反帝幸奉天李懷光憤激稱亂狼狽

於梁州之奔而姑息之政行吳少誠殺陳仙奇為留後宣

武軍擁劉士寧為留後平盧軍推李師古為留後魏博軍

推田季安為留後宣武軍逐主帥士寧而李萬榮為留後橫

海軍逐主帥程懷直而程懷信為留後主威廢落太阿墮鏡

孰非帝有以致之其始也矯代宗之弊懲宦官之蠹而杖

邵光超矣

李希烈贈光超僕馬及練七百匹上杖而流之

自南衙文臣賊至百萬

張涉蔡邕以賊敗宦

官武臣曰南衙文臣賊至百萬

頗忘宿將不知倚任而宦官之寵專白志貞則

觀察矣孫榮義則中尉矣竇文場則神策矣霍僊鳴則護

軍矣柏良器則降秩矣宮市則有使矣中官執柄勝氣籠

霄

韓伯康文

孰非帝有以成之其始也罷貢錦服玩生日不受

獻矣自朱泚之亂恨襦袴不獲

泚圍奉天遣健兒出城覘賊苦寒乞一襦袴上馬求之不獲

慨燕

菁供御而進奉之路漸繁雖稅閒架除陌錢增商稅括富

商增稅錢猶不足以填左藏而椎肌剝髓崇聚私貨以豐

瓊林大盈之積李兼則有月進韋皋則有日進仙客因之

而得宰相嚴綬因之而遷員外裴肅因之而遷觀察李錡

因之而錄用陽履因之而免罪

呂渭發履賊賄履曰已市馬進奉矣上悅進奉之言免官而已

當帝

之世惟錢而已政以賄成蓄怨滋厚國語積貨滋多蓄怨滋厚孰非帝有

以啟之故范祖禹論德宗弊政有三事姑息任闕宦好聚

斂者以此然猜刻為心強明自任裴延齡以欺誕而寵擢

陸贄以忠誠而貶逐陽城以直言而左遷張宗茂以尚主

而起復吐蕃以輕信而劫盟韓全義以屢敗而歸功全義討吳少誠

屢敗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吳少誠以背叛而復爵則秕政之不可掩

者豈但三者而已哉順宗嬰疾嗣位政在叔文人情噂嗜

而八司馬之黨劉禹錫程异陳諫柳宗元等交構縱橫韋皋表請太子監國

而帝能傳位以安社稷可謂賢矣憲宗元和之初親賢納

諫與宰相共談為理之要且曰事有違宜卿當共論而卻

毛龜之獻毀安國之樓吐突承璀修安國寺立聖德碑上命曳倒碑樓蜀淮浙之賦禁進

奉之舉遣賑恤之使

南方饑旱遣使宣慰賑恤

亦有志於中興者是時天

下節度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柱黃裳勸帝以

法度裁制藩鎮而帝奮然蕩除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

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其討淮西

也逆盜五發而不回

五書盜以著其斷也

震寓大敗而不挫

高震寓大敗帝曰豈以一將失

利罷兵耶緋衣小兒用而天上有口已被驅逐

民謠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褻字

也坦腹度字也天上有口吳字也

其討淄青也平李師道六十年之跋扈而河南

古悚

惕庶乎洗

北三十餘州盡遵約束羣逆夷殄所在懍

古悚

惕庶乎洗

積年退怯之習成不世奇偉之功矣故史稱剛明果斷良

有以也惜其弓矢未橐土木已興閭閻未奏諫諍已復寵

宦官而中貴橫用盜臣

皇甫

而聚斂急好進奉而貢獻頻

迎佛骨而韓愈謫用方士而裴潏貶

潏諫用方士藥

明斷者果如是

耶張弘志

宦官

弑憲宗梁守謙

宦官

等奉穆宗而立之帝不能

推討逆臣甫踰月而遽與羣臣釋服因肆赦而盛陳娼戲

八月浚池九月大宴十月幸華清而侈樂過淫又聽銷兵

之說初不以國事為意故盧龍囚節度成德殺節度雖以

諸道十五萬之師不能討幽鎮萬餘之衆朱克融則與平

盧史憲誠則與魏博王庭湊則與成德

此河朔三鎮也

而河朔再

失不可復取矣敬宗初立擢劉栖楚賜韋處厚

處厚諫遊宴賜綵錦銀器

罷戒壇

王智真以上生日請度僧尼李德裕諫罷之

止東幸

欲幸東都裴度諫止

宥李漢瑤臺之諷

答德裕丹扈之箴二年之中有善十餘節若忠賢久於輔

導庶幾漢昭之比獨怪夫忘哀作樂

中和殿擊毬

犇

音奔其私嗜比

昵八關十六子以紊朝政而自取滅燭之禍帝與劉克明擊毬燭滅克明等弑之

亦獨何歟克明宦弑帝立悟王守澄等宦殺悟立江王文宗

二日之閒宦者凡三易主而敬宗不得正其終文宗不得

正其始曹節侯覽復生今日西頭之勢過於南衙可謂唐

室尚有紀綱乎文宗深知兩朝之弊去奢崇儉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禁獻奇

巧及織纖麗布帛宦官毋得衣綺縠綾羅服三洗衣羣臣兩上尊號不受時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虛已焦心恥為凡主故

當時以為太平可冀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而

又欲挾訓注李訓鄭注以除肘腋之患卒之甘露之變用兵甲

於殿城城七則反之閒天子震驚千門流血致堂曰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

公卿大臣舒元與王涯賈餗等連頸赴戮而天下事決於北司仇士良等進階遷官自是

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語曰寧為秋霜毋為檻羊秋霜有肅殺之威檻羊受制于人帝受

制於家奴之手而愁居攝處

戰國策

不敢言宦官者終其身

蓋恭儉有餘而剛果不足之故耳帝崩宦官

仇士良等

廢太子

而立太弟穎王

武宗

帝天資英果委任能臣

德裕

擒楊弁之微

賤

河東楊弁亂李德裕奏楊弁微賤決不可恕

而取太原如反掌戮劉稹之孺子而克

上黨如拾芥驅役三鎮

王元逵何弘敬二鎮討澤潞張武仲一鎮禦回鶻

若臂使指無愧

於武也已然毀佛寺歸僧尼是矣而築望仙

觀

於禁中受

法錄於道士或為教授先生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或為崇玄學士

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觀學士

是惡所惡之異端而好所好之異端者也帝疾

篤宦官

馬元贇

以光王為皇太叔

稱太叔始此

而立之

宣宗

帝有隱德

深自韜晦

帝太和以後益自韜晦及為太叔裁決咸當人知有隱德焉

及即位明察沈斷用法無

私重惜官賞惠愛民物

唐書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焚香盥手

以讀大臣章疏威懾闔宦而杖宗景

宣宗威懾闔宦於是監軍始有書杖配者

克成

先志而復河湟對羣臣如賓客無惰容故大中之治海內

安靖者幾十五年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特以察為明無

復仁恩已非長年永世之計而受三洞法錄惑於長生之

說無改於會昌

武宗年號

之非甚者懿安太后

郭太后憲宗之元妃穆宗之嫡母敬宗武宗之

祖以曖昧而不令終

憲宗之崩帝疑后預謀至是暴崩帝弒之也

穆宗而下以諛言而

詔出主

李景讓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拜兄尙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入太廟

肆行不道何以為

君是以日食見於正旦大水溢於諸路數月之內亂者蜩

起而不可弭

嶺南湖南江西宣城軍亂

又謝立太子朕為閒人至藥發始

以少子屬王歸長

宣官

等而致宗實之賤得以權行國憲

上密

以夔王屬王歸長中尉王宗實迎立鄆王

其昧君人之大體一至是夫懿宗驕奢無

度淫樂不悛韋保衡路巖之徒以貪縱居相位吳德應以

宦者主館驛李可及以新聲為將軍上好音樂遊宴供奉樂工近五百人可及善為新聲以為將軍

於是彗星告變彗星出司天監奏舍譽瑞星寇溢寰區裘甫龐勛等軍逐其帥徐州徐

軍逐節度温璋民逐其主懷州民逐劉仁規陝州民逐崔蕘光州民逐李若翁而上下無復典章方溺

愛一公主同昌公主而嫁葬踰度崇奉異端幸安國寺迎佛骨至死無恨

焉羣臣諫迎佛骨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十一年無一善可紀而唐室大壞矣帝

崩劉行深宦官等立僖宗專事嬉遊而委田令孜宦官以政事

王仙芝黃巢之寇播關東方自誇擊毬狀元上謂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

須為狀元戮殺忠諫侯昌業孟昭圖等昏迷不悟當時宰相若王鐸諸人既

非公輔之器而將帥之討賊者又畱賊為富貴之資劉巨容破

巢於荆門或勸窮追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畱賊以為富貴之資以致巢寇陷東都汚宮闕流血成川

而唐之君臣了無一策宰相盧稱疾不出天子垂泣大庭

令攷首倡幸蜀帝出走若狐兔之避鷹犬不欲密邇巨寇

遠幸興元斯時也極目千里斷絕煙火而詔令阻隔置身

於飄搖陞杙之中猶不思去奸責己以鼓勤王而垂頭弭

耳受制於十軍阿父朱攷曰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闍寺之手哉令攷為十軍觀察使帝又呼為阿父故稱十軍阿父則

是被袞冕居黼辰僅一木偶人而已噫自大中皇帝宣宗宴

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膠膠擾擾迄無寧日黃巢之

首雖梟林言斬巢而宗權之暴尤熾秦宗權殘暴尤甚全忠陸梁克用進

逼而奔鳳翔如寶雞走散關再至興元四海雖廣無容足

之地而朱攷立李氏一王朱攷曰我立李氏一王異議者斬遂奉襄王權監軍國事向非王行

瑜王重榮戮斬反者行瑜斬朱攷重榮殺襄王則十八葉天子何有駕至

鳳翔之日乎楊復恭宦於荆榛中策立壽王謂之昭宗帝

憫威權之不振憤王室之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阼之

初尊禮大臣夢想賢豪中外欣欣望治奈令孜甫離中禁

復恭又領中軍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自負定策國老而謂門

生天子其三大臣若崔胤張濬孔緯之流又皆要結藩

鎮憑依宦官求如歇後鄭五之作相鄭紫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亦不

可得也已去之天祿已離之民心其孰與救之是以始用

張濬謀討李克用而一失於克用繼違讓能議而再失於茂貞

三鎮王行瑜李茂貞等犯闕而駕幸石門矣茂貞犯闕而駕幸華州

矣劉季述宦專權而幽於少陽院矣崔胤召朱溫來而韓

全誨宦劫駕幸鳳翔矣一為劫天子賊茂貞一為奪天子賊

忠全兵戈騷擾御膳不充蓋至全忠劫駕於洛陽自擬於紇

干山頭之雀上至華州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而大家夫婦竟

委身全忠矣何后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椒殿之弑溫之受惡名於萬代

也奚辭哀帝之立寄命諸侯辭貽矩楊涉狗苟輩狃於嗛

嗛之祿國語曰嗛嗛之祿不足狃也嗛嗛小也狃貪也急成受禪之意初辭貽矩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手

持天子璽綬與梁唐遣使奉冊寶如梁楊涉子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而公議

不顧焉噫堂堂臣宰食祿多年回面污行效忠盜賊視孫

供奉能不愧死入地哉幕府燕談昭宗有猴善跪拜號孫供奉朱溫篡位令朝賀猴望見溫即號哮不肯拜溫怒殺之噫唐臣愧

此多矣武后歷觀唐之立國歷二百八十九年女后淫虐於前武后

楊妃胡雛傾敗於後安祿羣閹濁亂於中唐自立宗用高力士宦官始得專政歐陽修贊唐史謂唐自穆

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藩鎮尊大於外而又以盜賊翦殄其宗朱溫黃巢降將

既覺乘除鳴張蟠結史斷自古國家之多故未有若此之甚

者豈非作法之不臧所自來乎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後梁

朱溫以碭山一民從巢為逆脫釜中之微息以歸命國家

柵板蕩之祚而悍然顛唐氏兵權之半怒鬚仇目姦鋒中

人弑君樹黨而進退伸縮惟擅指揮視唐猶机上的肉欲

烹醢而食之也久矣秀昇曰机上的肉惟所烹醢耳乃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

以賞盜焉噫使不加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全忠曰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

耶天子所忌者晉克燕守岐茂蜀建皆為勅敵未敢遽受禪

者蓋有待也蔣玄暉曰晉燕岐蜀皆晉勅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夫何文蔚等效推戴之力